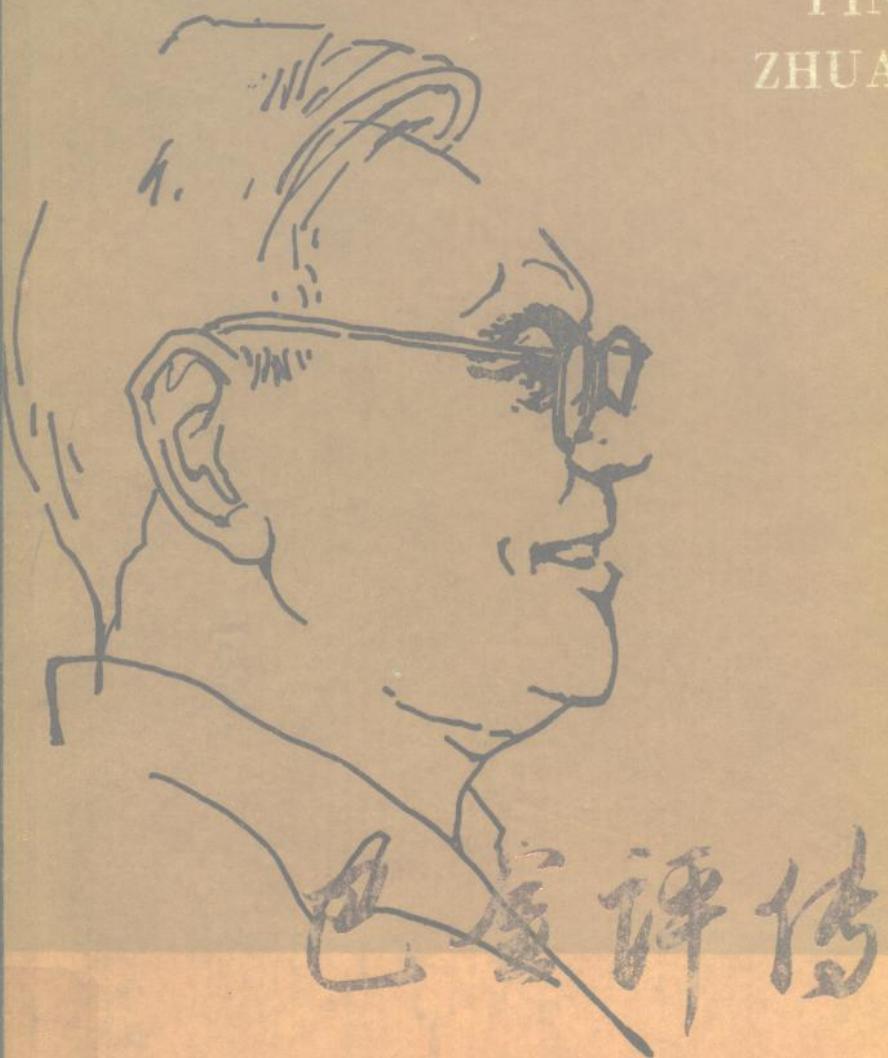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

BAJIN  
PING  
ZHUAN



巴金评传

徐丹晨

河北人民出版社

K825.6/67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

# 巴金评传

陈丹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3344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石家庄



833344

责任编辑：李屏锦

书名题字：钱锺书

封面装帧：寇 锦

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

**巴金评传**

陈丹晨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0印张 5插页 240,000字 印数：1—1,1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64 定价：（精）1.50元

## 小引

12/39

丹晨写了一部《巴金评传》。这是他化了一年多的业余时间，阅读了巴金的全部作品，搜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完成的一部二十余万字的评传。这对文学研究工作来说，是一个十分可喜的收获。

传记文学在我们的文学领域里还是一个缺门，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是正常的现象。

“五四”以来，我们的文苑出现过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都是在国内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杰出的作家。他们的不少作品不仅有了各种文字的译本；而且有些国家出过不少专门的研究著作以及传记。

但在我们这里，作家的传记还是一个缺门。解放前出版过一本鲁迅的传记。建国三十年来，却连一本新的鲁迅传也未能完成。除了主观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如“左”的思潮影响，生怕被扣上一顶为谁“树碑立传”的帽子。除非对于个别被称为非凡的人，即使如此，也不那么容易下笔的。这不仅影响了传记文学的写作，也影响了文学史的质量。文学史应当是作家和作品的历史，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往往成为文学运动的历史，文学思想斗争的历史。

其实，我国古代在传记文学方面是有传统的，司马迁就是一位杰出的传记文学家，他的《史记》就是传记文学中具有高

度艺术性的作品。

我读过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曹聚仁写的《鲁迅评传》，在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三三年的一个冬天的晚上，鲁迅到他家里吃晚饭，饭后一直谈到深夜，鲁迅看见他桌子上堆着不少资料，就问：“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曹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曹聚仁还说写鲁迅的传记不容易，因为已经有了许多框框限在那里，比如说：有些人“一定要把鲁迅当作完人来写的，那当然可笑的。”

把鲁迅当做一个“人”来写，这一点很重要。那种一心想在文学界造个“神”出来的人，是不可能写出一本真正的传记文学来的。

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三十年来，我们还没有一本新的鲁迅的传记文学，包括想在艺术领域中创造一个鲁迅的艺术形象，也是那么困难。

但是我们终于开始重视起来。近几年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和评论工作者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工作。丹晨的新作《巴金评传》的出版是令人高兴的，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著名的作家的历史，写了影响过几代人的作品的历史，并且在这本书里给我们提供了作家所生活的年代的历史的背景。

“五四”前后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年代。青年知识分子追求和探索着改造社会的新思想；他们正处在一个上下求索的新时期。各种思想都被介绍进来了。不少青年人还亲自到日本、到欧洲去寻求救国的“药方”。这是“五四”一代作家的独特的经历。因为他们深感自己的祖国被沉重的封建思想禁锢得不能动弹，对改变旧社会的现状感到无比的迫切，正是这一代新青年的主要特征。

巴金在谈到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的时候，他是坚信“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作家巴金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一九三〇年我在长春，一个十分闭塞又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小城市，渴望得到新知识。正好一家书店从上海运来了不少新书，杂志，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灭亡》，我被书中的人物：杜大心、李静淑……吸引住了。

这一代青年人为了反对旧社会，寻求革命的道路，并没有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他们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因此也必然带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印记追求着一条走向光明的路。杜大心正是一个向往革命却没有找到正确革命道路的人，他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遭到“灭亡”的。而在革命的年代也绝不仅仅是一个杜大心。这并不是他们的过失，尽管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要求推翻旧社会的革命思想和献身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在巴金的作品里，反封建是一个中心主题。他塑造了无数感人的艺术形象，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经有许多革命家在回忆他们当年冲出旧牢笼，投身革命的经历时，常常提到《家》中的觉慧给予了他们的启发。

巴金曾说过：“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但是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巴金曾经遭受过一场围攻，这就是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由文痞姚文元带头的一次“批判”，对巴金的作品作了全盘的否定。但是这次“批判”并没有影响巴金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国内外的影响，真正的艺术是不会轻易被推倒的。

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在我们住的“牛棚”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是当年的志愿军，曾在朝鲜战场上见过巴金，这次路经上海，虽然知道他“靠边”了，但是仍然想方设

法来看望曾经从他的作品中受到教育的老作家。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证明伟大的艺术总是植根在人民中间的。

我想，传记文学也应该是百花齐放。正如曹聚仁所说的他有他自己的写法，丹晨也正是本着他自己的观点对于巴金作出他自己的评价。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他的著作和另一些同志在这时期所写的评传著作，为传记文学写作开了头，这之后将会有更多的作家传记出版，这将是发展文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新的贡献。

应作者之约，写了上述的一些文字，作为小引吧。

罗 苏

写于北京 1981年1月

# 目 录

<b>第一章 童 年 (一九〇四——一九一八)</b>	( 1 )
一 温馨的童年	( 2 )
二 在“下人”中间长大	( 7 )
三 爱和憎的交织	( 10 )
<b>第二章 觉 醒 (一九一九——一九二二)</b>	( 14 )
一 “五四”的产儿	( 14 )
二 他建立了信仰	( 19 )
三 要做别人不许做的事	( 27 )
<b>第三章 上下而求索 (一九二三——一九二八)</b>	( 31 )
一 思想发生了危机	( 31 )
二 拉丁区之夜	( 39 )
三 玛伦河畔	( 46 )
<b>第四章 文学生涯的开始</b>	( 50 )
一 第一部文学创作《灭亡》	( 50 )
把旧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们面前 (51)      病态革命 家的悲剧 (52)      思想中充满着矛盾 (57)      第一 部文学创作的成功 (60)	
二 《新生》与《死去的太阳》	( 63 )
《新生》 (64)      《死去的太阳》 (67)	
<b>第五章 丰收的岁月 (一九二九——一九三七) (上)</b>	( 72 )
一 龙眼花开的时候	( 72 )

	勉强的译述工作 (72)    第一个短篇小说集—— 《复仇》集 (74)    难忘的南国之行 (76)
二	日夜不停地写作 ..... (78) “九·一八”前后 (78)    在“一·二八”炮声中 (79) 《海的梦》及其它 (81)
三	两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 《砂丁》和《雪》 ..... (85)
四	旅行·友情·《文学季刊》 ..... (89)
<b>第六章</b>	<b>丰收的岁月 (一九二九——一九三七) (下) ..... (96)</b>
一	漂洋过海与《神·鬼·人》 ..... (96)
二	编辑生活 ..... (102)
三	与一个伟大的人的交往 ..... (106)
四	思想和创作的丰收 ..... (112)
<b>第七章</b>	<b>众说纷纭的《爱情的三部曲》 ..... (120)</b>
一	《雾》 ..... (122)
二	《雨》 ..... (126)
三	《电》 ..... (132)
<b>第八章</b>	<b>新文学运动中的一块丰碑——《激流三部曲》 ..... (139)</b>
一	巴金为什么要写《家》 ..... (139)
二	黑暗的王国 ..... (141)
三	“叛徒”的呼喊 ..... (147)
四	“我要做一个人” ..... (159)
五	精心的创造 ..... (162)
六	《家》的续篇——《春》和《秋》 ..... (168) 《春》(168)    《秋》(172)
<b>第九章</b>	<b>救亡与战乱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 (179)</b>
一	在救亡活动中大声呐喊 ..... (179)
二	颠沛漂泊的生活 ..... (188)
三	见到了亲人 ..... (194)

<b>四 抗战后期的两部中篇小说</b>	.....	(196)
《憩园》(196)	.....	《第四病室》(202)
<b>第十章 抗战三部曲——《火》</b>	.....	(205)
一 《火》第一部	.....	(205)
二 《火》第二部	.....	(210)
三 《火》第三部	.....	(215)
<b>第十一章 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一九四六——一九四九）</b>	.....	(221)
一 《寒夜》	.....	(221)
二 黎明前的沉默	.....	(229)
<b>第十二章 别具一格的短篇和散文创作</b>	.....	(235)
一 对社会生活忠实的探索	.....	(235)
倾诉人民的苦痛 (237)	.....	向黑暗统治挑战 (242)
忧郁而悲愤的呻吟 (247)	.....	热情倾泻及其他 (249)
二 人生旅途的写生	.....	(251)
生活、思想和友情 (252)	.....	旅途速写 (257) 优美·深情·富有哲理 (262)
<b>第十三章 “献出我的心、我的笔和我的全部力量”</b>	.....	
（一九四九——一九六六）	.....	(267)
一 新生活的歌者	.....	(270)
二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	(273)
三 革命的文艺战士	.....	(279)
四 勇气和责任心	.....	(284)
<b>第十四章 火中凤凰（一九六六——一九七九）</b>	.....	(292)
一 当了“反革命”	.....	(292)
二 肖珊之死	.....	(296)
三 火中的凤凰	.....	(300)
<b>后 记</b>	.....	(309)

# 第一章

## 童年（一九〇四——一九一八）

巍峨的峨眉山，秀丽的锦江水，曾经在历史上哺育过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到了近代，在这个山明水秀、文物昌盛的地方，又继续出现了一颗颗灿烂的文苑明星，巴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资本主义势力，随着鸦片和枪炮侵入老大自居、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义和团运动等等，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摇撼着绵延二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正在酝酿燃烧。这一切，对于为重山复水隔断了的、僻远的四川地区来说，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却是缓慢的。旧的封建秩序、礼教仍然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许多官僚地主阶级聚居在这里，依赖这个膏腴肥沃的乡土和勤劳淳朴的贫苦农民，继续过着他们衣租食税的糜烂寄生的生活。

巴金的祖父辈，数代做官。曾祖父做过县官，还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一卷。祖父也做过官，刊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抄》。二叔、三叔都做过官，只是因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断送了他们的“前程”。父亲李道河在川北广元当过知

县，也是到了一九一一年辞官回成都的，据说为官清正，当地还有许多人挽留他。巴金是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里长大起来的。而且在他五岁的时候，还曾跟随父母住在广元的知县老爷衙门内，体尝了官府生活的某些特点。

母亲陈淑芬，是个贤淑慈爱的女性，曾经给予幼小的巴金以思想文化道德方面的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sup>①</sup>和巴金从小友爱，尤其是三哥尧林年龄相近，一同学习，一同游戏，居息相随，情谊更为笃厚。巴金还有两个姐姐，但后来都比较早逝。

巴金生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名字的意思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篇。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大意是说，这棵小小的棠梨树，人们不要去把它砍伐掉，这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周代召伯有德政，这首民歌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怀念。“芾甘”，比喻小树的意思，他初期写文章经常署用这个名字。直到一九二九年，第一个中篇小说《灭亡》发表时，才初次改用笔名“巴金”。

## 一 温馨的童年

一九〇九年以后，巴金在广元县度过了两年多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他须发皤白的时候，回忆那时的情景，还是那么怀恋。

广元县在四川的北部，嘉陵江的上游。这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县份，穷苦的老百姓辛勤劳动一年，在被地主、官府榨取以后，连吃玉米都不能饱肚。但是，这对知县老爷的家庭是没有

<sup>①</sup> 尧枚、尧林等与巴金是同胞兄弟。大哥、三哥是按大家庭中同一辈的叔伯兄弟序列的。

什么影响的。深居在县衙门后院的幼小的巴金并不知道衙门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对于巴金，广元的生活是平静而愉快的。

白天，家里聘请了一位刘先生教他们五个兄弟姊妹的课，课室就在衙门的二堂旁边。刘先生是一位温和善良的教师，轻易不责骂学生。他先教他们认方块字，继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旧村塾常用的启蒙读物。但似乎这位刘先生也多少接触了一些新学，例如他还会绘画，有的时候还要帮助巴金的父亲李道河画地图。刘先生有一套绘画工具，诸如彩色铅笔、圆规之类，在当时可算是比较“先进”的工具，因而使幼小的巴金感到新奇而羡慕。刘先生还曾画了许多人物和动物的画，送给他的学生。这在巴金，都是非常珍爱的宝物。

刘先生的为人和他有限的新的教课内容，都使这位聪慧早熟的学生感到有趣和喜爱。

课余时间，巴金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三哥尧林，还有一位比他们长五、六岁的小丫头香儿。她是一位活泼聪明的小女孩，长着一张俊俏的瓜子脸。她领着巴金兄弟两人在后院游戏。有时，他们拾桑葚吃，吃得满嘴红红的，不由相视大笑起来；有时，他们比赛谁先在草堆里找到鸡蛋；有时，他们指挥着鸡群嬉戏，也是玩得那么欢乐。

曾经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在清油灯下，母亲曼声柔语地教他们兄弟吟读《白香词谱》。巴金听着母亲的吟唱，体味着古代著名词家的精致歌词，成了他幼年时代接触到的唯一美好的音乐。他们学词的课本是母亲亲手装订，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抄录的。这似乎是巴金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也是巴金引为幼年时代的一桩乐事。

在宁静的夜晚，二更的锣声响了，巴金兄弟两人结束了学词，就由杨嫂领着回房休息。

杨嫂也是他的童年时的一位好友。她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仆，对待他们兄弟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使他们得以过着一种舒适而愉快的生活。他们还常常躺在床上要求杨嫂讲述各种各样神怪、剑侠的故事，然后怀着迷幻神往的情绪朦胧地睡去。但是，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和杨嫂善良厚道、真挚纯朴的为人，却成了巴金在文艺、道德方面又一个启蒙的老师。

过了几年，杨嫂病死了，死得很悲惨。由于病魔的缠绕，拖延了许多时日，家里的人都感到一种忧郁和厌烦，甚至盼望她早点死去。杨嫂的死，使巴金第一次懂得了“死”是怎么一回事，第一次看到了人们冷酷的心肠。这在这个六、七岁的孩子的思想感情上，烙下了很难平复的创伤，以至二十多年以后，在他所写的小说、散文、回忆文章中，还曾多次描写了这位农村妇女不幸的身世和悲惨的命运，来寄托他的同情和哀思。

但是，总的来说，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生活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平静的喜悦。”<sup>①</sup>

显然，巴金对这段生活是满意的。而在整个人人都对他好的环境中，影响最深刻的当然莫过于母亲对他的慈爱和教导了。

母亲爱所有的子女，但又特别喜爱巴金。也许因为他幼年时比别人更淘气可爱，也许因为他的生日和母亲竟是同日，这在旧社会，有时也会唤起一种特殊的感情。她终年都是带着温

---

① 巴金：《忆》第 74 页、第 36 页。

和亲切的微笑，使人愿意和她接近，愿意爱她。尽管在这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家庭里，有着许多倾轧攻讦、明争暗斗，有着数不清的繁文缛节，对于一个长房媳妇来说，也有许多难言的委屈和酸辛，但是她从不在孩子们面前轻易流露出来。只是到了后来，巴金从大哥尧枚那里才得悉了一些。

母亲虽说是一位知县老爷的夫人，但却很少一般官太太的恶习，她更象一位书香人家的小姐。她有才学，也有德性。她对人宽厚，注意教育自己的子女。她几乎不用打骂体罚的方法，总是耐心地轻声细语地向孩子们解释种种事情，这在那个社会是很难得的。有一次，尧林打骂了香儿，她就批评说：“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错过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她说话温和，但却严格要求尧林保证改过。就这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对孩子们进行了爱的教育，培养了一种宽容厚道的泛爱精神。巴金曾经这样记叙道：

“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sup>①</sup>

母亲这些思想，当然只是一种朴素的、简单的观念。对于这样一个在封建礼教教育下、关在闺房里长大起来的地主阶级的妇女，是没有可能接受外界更多的先进思想，从而形成自己完整的系统的观点的。但是，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在有的进步思想家的学说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思想轨迹。例如墨子的“兼爱”说，所谓“兼相爱，交相利”，“赏贤罚暴，勿有

<sup>①</sup> 《巴金文集》第十卷第124页。

亲戚弟兄之所阿”<sup>①</sup>等等，与巴金的母亲平常所说的那些道理是很相近的。民间口口相传的，也有这种做人的道德观念。母亲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的生活实际中得出这种经验，又回过头来践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博爱”的思想，曾经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举的大旗。连巴黎公社也曾自豪地宣布：“把伟大的‘博爱’两字写入自己的座右铭。”<sup>②</sup>到了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积极译介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连君主立宪派的康有为也曾主张“博施、济众、爱人、利物”<sup>③</sup>。当然，对于不同时期，对于这个口号所作的各种解释都是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的，但是，它的确曾经成为反对阶级压迫、抵抗强暴统治的思想武器。

巴金的母亲这种泛爱观念虽然远不可能包含那么丰富深刻的内容，但是，在一个地主阶级家庭的环境里，对孩子们进行这种爱的启蒙教育，却也初步播下了促使他们走上背叛封建阶级家庭的道路的种子。同时，又由于她站在地主阶级地位宣扬这种观念，就必然处在一种矛盾状态。既要维持剥削、统治的生活，又要不分贫富、不分善恶地博爱、平等。这种阶级调和的消极的东西从一开始随着它的积极方面一起输入巴金的思想深处，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起着潜在的影响。

巴金曾经怀着无限的深情描述过这种爱的教育。他说：

“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sup>④</sup>

① 《墨子·兼爱》(中)(下)。

② 《巴黎公社公告集》第10页。

③ 《大同书》。

④ 《巴金文集》第十卷第124页。

正是从母亲那里，他得到了幸福的温暖的爱，认识了爱的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爱愈来愈成为他的思想性格中的基础。他为自己被家里人所爱而欢愉，他也愿意为别人做一些事情，分担一些苦恼和不幸。他甚至宣称：“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意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sup>①</sup>

尽管，这个时期的爱的思想还是很空泛、抽象的，仅仅还是一个孩子的幼稚的朦胧的愿望，但却成为他后来走向进步道路的起点。这个爱幻想、耽溺于思考探索人生的孩子的心象一只小鸟，正在渴望振翅飞往广阔的天空，去充实自己。因此，巴金感激地说：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sup>②</sup>

## 二 在“下人”中间长大

但是，巴金的童年并不都是铺满了动人的玫瑰花朵的，仅仅在他家的大门里面，就已经使他开始接触、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冷酷、悲惨、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等等。

在广元的时候，巴金可以在衙门里自由游逛。因此，当他父亲审案的时候，他常常钻到二堂站在公案旁边观看。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奇异的事情：那个被称为清官的父亲铁青着脸，拍着惊堂木，大声地呵斥着；如狼似虎的差役们揪翻了犯人狠狠地打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乡民忍着痛苦、挣扎着身子还要向大老爷叩头，感谢打板子的恩典。这些

<sup>①②</sup> 《巴金文集》第十卷第113页，第124页。